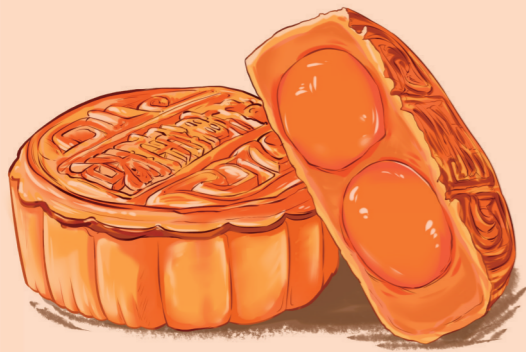


又是一年中秋时

月饼买了没

十堰热电 赵宁



月上枝头，眼看着一弯新月一天天渐渐丰腴成皎洁的银盘，里面似乎盛满了中秋的乡愁。江南能看得见，塞北也看得见，只是芸芸众生境遇各异，心情也各自不同。

来十堰9年了，在这离老家两千公里的城市，有房子、有朋友、有同事，每天朝九晚五，周末了也能聚会嗨歌吃饭喝酒，可这心里咋就非要隔三差五生出异乡漂泊的感慨呢？

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可惜这个阖家团圆的节日，加上周末也只有三天假期，按照往年驱车回家的经验，开车昼夜兼程，回到老爹的大门口喊一声“中秋节快乐”，然后就直奔调头返程，回来十堰上班也许还不至于迟到。

上一个中秋没能回家看看爹娘，总觉得欠了他们点啥。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说春节必须回去陪陪他们，然后春节到了的时候，我又告诉自己说，下一个中秋节一定回家和他们一起过。

不知不觉，2022年的中秋节又到了。这次，连我心里那个声音都不好意思出动静了。

中国人的传统节日，总会牵扯到一些东西，春节的饺子，端午的粽子，中秋的月饼，甚至清明节的黄表纸也算吧！反正，都是念想。

人们常说小孩子盼春节，年轻人盼七夕，老年人心心念念的，却是中秋，也都是一份念想。但这是一份无法替代的念想，需要在特定的位置和特定的环境，甚至和特定的人在一起，方能把这份念想达成圆满。

去年的中秋，很多员工坚守在岗，工会合计着，组织大伙自己动手，做一次月饼吧，好歹能增加点节日氛围。

把员工食堂好一顿布置，然后看着员工喜气洋洋忙活得热火朝天。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里刚刚出炉的形状各异的月饼，只和中秋有关，但和那份所谓的念想，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该想家还是想家，该寂寞还是寂寞。念想，终究还是念想。

今年的中秋，对于我而言，亲人相聚，共享天伦，依旧成了奢望。当然，不仅仅是我，偌大的厂区，六七百人保障着两台锅炉的安全平稳运行，不管是中秋、国庆，还是春节，总是有那么一群人在坚守，真正可以在重要的节日当天回家和亲人团聚的，寥寥无几，且年年如此。

越是重要的节日，越是要用电，越是要供暖，这几年，还有和保供同样重要的事情——防疫。

从2020年到现在，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逢年过节，都惦记家里的人，父母、妻儿，还有很久未见的朋友，反正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赶往天南地北，激增的客流量带来巨大的疫情传播隐患。节日前夕的防疫安全提醒是必不可少的，少聚餐少聚会多洗手戴口罩，线下会议尽量缩减，原则上不召开十人以上的会议，一有风吹草动职工食堂连堂食都改成派发盒饭了。今年中秋只能盼望疫情好转，工会能再组织大家做做月饼，聊以慰藉思乡之情。在异乡待久了，漂泊也可以成为习惯。一个中秋节而已，一块月饼，两个硬菜，三两二锅头，睡一觉，醒来，节就过完了。

忘了我在哪篇文章里说过，中秋节里，我这个东北人的乡愁，要加上一块核桃仁馅儿的月饼，每块五元。我承认，是我高估了现在的物价，事实上根本没那么贵，上周刚在某宝上买了五块月饼，一共才12元6角，还包邮。五仁馅的，掰开看了一眼，里面除了核桃仁花生仁瓜子仁这仁那仁，居然还有青红丝，要知道青红丝是很多人小时候吃月饼时的一道坎儿，可现在咬在嘴里，却也能咀嚼出满满的回忆味道。

想给妈打个电话，问问月饼买了没，最终还是作罢。我怕自己会哭，那样老太太也会跟着哭。

秋风飒爽，五谷飘香。儿时，每到收获的季节，村里的打谷场都会堆满黄澄澄的黄豆、玉米、水稻等农作物，这些草垛也成为孩童们嬉闹的小天地……似乎只有想起这些，中秋才能真正走进心里。

乐多港 刘仁莉

中秋往事

叶子们最懂得秋天，也懂得告别，不禁想起儿时一些事。迫于三个孩子上学的压力，父母亲工作之余也种了点庄稼，盼望着能多赚点学费。

那年中秋恰逢十一小长假，母亲一大早带着我和二妹去收割玉米。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目的地，玉米地一共9条垄，我们每人负责3条垄。母亲利索地把裤腿收到袜子里，戴上手套就开始收玉米，她熟练地用镰刀把玉米秆砍倒，堆成一堆后再掰玉米。看着她风风火火不一会儿就放倒一片，我们惊呆了，这可能就是昔日民兵连长的风范吧！一直没干过农活的我们很新奇，我尝试着用镰刀放倒玉米，却并不容易，秋天的玉米秆非常硬，用镰刀砍上去，不下点力气根本砍不断。母亲在前面马不停蹄地干活，我们毫不示弱紧跟其后。露水慢慢褪去，阳光晒在身上，一滴汗珠落到地上，真是“一粒粮、千滴汗”啊！每当想放弃，我都会看看前面的母亲，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。还记得那个中午的太阳很大，我们在地头吃了午饭和月饼。下午两点多钟，母亲收完3条垄，让我们继续干，她回家借头牛来拉玉米。我们努力在母亲回来前完成自己的任务，也因此懂得了坚持的意义及收获的喜悦。

母亲准备晚餐时，锅碗瓢盆就像一首交响曲，熟悉的香味从厨房飘出……晚饭时爸爸提杯说，辛苦你们娘儿仨了！现在日子苦点，将来日子应该就会甜点，一定要用知识改变命运，不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，要努力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。我们碰了杯，一家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对苦日子的状态甘之如飴。

是啊，就像秋天也不全是离别，有的花是在秋天绽放的。草木从来无从选择自己的出生地，但什么时间来、什么时间走、什么时候绽放、什么时候凋零，都有规律，拼尽全力把握、随心所欲绽放，美就是你坦然接受生命中的各种状态，秋天到了，叶子红了，该落叶时，落下了，也很美。其实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，逝去的亲人，就像离别的树叶，他们的离开是一种美，我们的思念也是一种美……

晚饭后，母亲在桌子上摆了几样水果和月饼。初秋的夜晚微凉，微风吹在院子里，空气中弥漫着稻花香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望着皎洁的月光，享受着岁月静好，或许我们的幸福就是父母每一个坚持背后的意义。时至今日，每到中秋，那温馨宁静的场景都会在我心里浮现，熟悉的菜香都会从内心涌出来，还有金秋骄阳下那收获的味道……

现在中秋已不像以前那么期待吃月饼了，我们和父母却依然怀念家乡月饼的味道，怀念远方的亲人……

中秋随笔

京能建设 宋岩

转眼又到中秋节，半年的时光就像这河水一样湍急地流走了。今天变成了昨天，昨天又变成了过去。中秋节迈着轻盈的脚步，悄悄地来临，我们还漂泊在另一个城市。

我曾读过唐人曹松的《中秋对月》中“直到天头无尽处，不曾私照一人家”的诗句，也曾看过李白《峨眉山月歌》中“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”的绝句，还有来自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。他们均写月，写月的无私公平普照大地，写月的淡淡月光给人的安慰，纵然其中并非都是中秋圆月。月亮从古至今都是思念、温柔、恬静的象征。尤其是中秋圆月，多少诗人睹物生情，写下传世之作；又引发多少离别之人的惆怅。

有人说：“离开家，是为了更好地回家。家里亮起的灯，就是我们在异乡奋斗的力量。”

我说：“中秋的月亮，就是离家后心里最深最柔软的挂念，不论走得多远，抬头就能看见的月，始终指引着我们的归途。”我们的中秋，从古至今，有着很多烂熟于耳的中秋神话——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等，为中秋披上了神秘的色彩。但中秋节对于平凡的你我，没有那么多的神秘色彩，最重要的不过就是“团圆”二字。“团圆”二字，说得容易，可谁又知道，为了这两个字，多少断肠人在天涯，抬头望着明月，泛滥成灾的思念，无处流淌。“明月何皎皎，照我罗床帟。忧愁不能寐，揽衣起徘徊。客行虽云乐，不如早旋归……”也许正在路上赶路的你，突然就看到了天上的满月，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。也许正在异乡努力拼搏的你，突然就看到手机上显示的“中秋”二字，心像是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。也许你早已为人父母，夜深后，被静谧夜晚的皎洁月光晃了眼睛，想起许久未见的孩子们，不禁黯然泪下。也许，也许我们，都该停下来去和心里最深处的牵挂团圆吧。

团圆吧，就如天上那一团微笑的满月，圆圆的，亮亮的。跟随心指引，踏上那可贵的归途。

年年中秋月圆时，离家游子倍思亲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八月底了，查看一下手机日历，离中秋节也就十来天时间了。圆月是个勾魂的东西，别说月半举头，就是想一想也总能触发一些平时所没有的情感。

自古以来，国人对月亮的表述就数不胜数，溢美也好，伤感也罢，总之是氛围浓浓。最让我佩服的还是老祖宗的智慧，通过文字就能把客观存在的天体转化成时间维度——岁月。临近花甲之年，对岁月的认识也更加深刻，或呆坐、或静卧，总能陷入对过往岁月的回忆，也激起感慨多多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虽然躲过了三年困难时期，没有赶上忍饥挨饿的阶段，但是也就靠高粱玉米面勉强能够填饱肚子，白面是少之又少的。只有逢年过节、家里来客人了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或饺子面条，每年的中秋节，吃上一块月饼简直就是奢望。但是，即使再困难，大人们还是将省吃俭用攒下的白面、食油（生产队油坊会用土法压榨豆油、棉花籽油，每年每家能够分到两斤这样的食用油就相当不错了），再加上一些自制的红豆沙，借来邻居家的月饼模子，柴火锅里烤制几块（其实应该是烙制），也聊当是过节了。印象中，每到中秋节前，邻居家的月饼模子才是最忙的，一个模子在半个村子里传来传去，也只有这几天，存放了一年的月饼模子才能蘸足了油，显露出老枣木应有的红润光泽。

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煤矿上班，每当中秋节到来，矿上食堂的大师傅会集中烤制一批月饼，当做福利发放给每个工人，或三块、或五块，有豆沙的、有五仁的，后来还有椰蓉的，打包带回家足够一家过节享用了，只是再也吃不出小时候母亲自己制作月饼的味道了。那时候，各科段还会组织家在外地工人开个小座谈会，摆上几盘月饼、瓜子，聊聊天、打打扑克，一个本该与家人团圆的节日也就这样过去了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一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，只是偶尔碰到一两个工友时，才发现，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都已衰鬓如我。这就是岁月……

再到后来，自制月饼仿佛就见不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商场、超市、街边小摊上琳琅满目的月饼包装盒，月饼的品种也多得数不过来了。中秋之夜，坐在电视机前，拆开精美的包装，拿出精致小巧的月饼，掰一块放到嘴里，好像味蕾已经失觉，剩下的往茶几上一放，一个节日就这么过去了，一年也就这么过去了。

曾几何时，没有了中秋月饼的渴望，也没有了与同事工友的赏月小酌，更多的是一两个月饼盒子在亲友间的轮流穿梭。至于精美的包装里月饼是什么样式、什么味道，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。因为，好多人自始至终就没有打开过、品尝过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近几年很少回老家，也曾胡思乱想过，什么时候回去找一找曾经的月饼模子，抚摸一下上面的包浆，凭吊一下早已离去的父母，也追寻一下逝去的岁月。

也就是想一想吧，因为随着新农村改造，以往的老屋多已坍塌拆除，月饼模子和其他的一些老物件也早已不知所踪。



京能建设 马士敦

中秋感怀